

目送归鸿
手挥五弦

触地俳吟
遇流濯梁

簪霞沾皓齿
彩彩冲杯鲜

虽无丝与竹
玄泉有清声

王澍 编著

玄言诗

注析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本书系“贵州师范大学教材和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

本书系“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基金”项目

魏晋玄言诗

注析

王澍 编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魏晋玄言诗注析/王澍编著.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80256 - 175 - 5

I. ①魏… II. ①王…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2072 号

魏晋玄言诗注析

-
- 出版人 范 芳
责任编辑 陈丹丹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邮政编码 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办 010 - 65265404 65138815
编 辑 部 010 - 65276609 65262436
发 行 部 010 - 65263345 65220236
-
-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 - 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
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
装帧设计 美信书籍设计工作室
印 刷 北京虹之彩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27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6 - 175 - 5
定 价 29.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的阅读和使用说明

一、本书只选魏晋玄言诗。本书所称之玄言诗只指魏晋玄言诗，只选魏晋时期的玄言诗。本书共计收载魏晋作家 63 位，共收录、注析玄言诗 179 首。

二、本书甄录魏晋玄言诗的标准。《墨子·非命》曰：“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本书之《代序》即《论魏晋玄言诗的定义与分类》一文，吸收了相关领域之学术成果，较详尽地介绍、论定了有关魏晋玄言诗的基本情况，既是阅读理解魏晋玄言诗的基础，也是本书在鉴定、选录魏晋玄言诗时所依据的标准。

三、本书结构。本书按魏晋玄言诗的发展历程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汉末建安时期；（二）魏末正始时期；（三）西晋时期；（四）东晋时期。其中，篇幅最大的是东晋部分，约占总篇幅的五分之三。在每一部分里，按时代先后排列作家及作品；在每位作家所入选之第一首诗的前面，冠以该作家的生平简介。书前的序言和书末的附录是关于魏晋玄言诗的必要说明，是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阅读和使用本书的必要环节。

四、本书之创获。迄今为止，本书是国内外第一本对今可

见的全部魏晋玄言诗进行搜集整理、汇编成册和注释评析的著作。本书对魏晋玄言诗的解读均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注释”，二是“评析”。其中有不少诗属于首次注释、首次评析、首次解读。在对诗歌进行评析时，笔者结合时代气候、玄学风云、作家个体境遇、在玄言诗史上的地位及处何发展链条等，都尽量给出准确中肯的按断。

五、本书录诗所使用的底本。为避免枝蔓繁琐，本书一般不再对录诗之字词作考校，而是挑选和信从精良的底本。如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全晋文》、《全宋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等。对这些书中偶然出现的字句谬夺现象，本书即校以他书，予以纠改。

六、本书的风格。古人曰：书中须有人。笔者既不求奇炫怪，亦不愿异口同声，模拟因袭；只想一无所假，自然地展示事物的本真。笔者也不特意追求博大、精深或厚重，只求尽可能做到知识性、科学性与可读性的统一，尽可能做到言有物、言有据、言有味。

七、智识所限。书中谬漏在所难免，“方申变裁，请寄知者”。敬候赐教。

代 序

——论魏晋玄言诗的定义与分类

玄言诗就是表现玄学、玄理、玄意的诗。那么，首先一个问题，什么是玄学？

“玄学”一词，较早出现于《晋书·陆云传》和《宋书·何尚之传》及《雷次宗传》中。《晋书·陆云传》：“初，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宋书·何尚之传》：“（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乃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又《宋书·雷次宗传》：“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

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但“玄学”一词的源头在《老子》。《老子》（一章）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把象道那样深冥难言的状态、关系或理念称为“玄”。南齐孔稚珪《北山移文》：“谈空空于释部，核玄玄于道流。”“玄玄”，即指道家的义理。《说文解字》：“玄，幽远也。”后人就把深微玄虚的理论、学说泛泛地称作“玄学”。但究竟何为“玄学”，内涵是什么，有哪些基本的或核心的理论观点，古人很少予以关注和思考，他们一般用“微言”一类的词语指称对其的探讨，用“得意”一类的词语指称对其的体悟，故载籍之用“玄学”一词者并不多见；玄学之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也是晚近以来的事情。章太炎（1869～1936）有“五朝学”（见《太炎文录》卷一《五朝学》）之称，但文中也用了“玄学”一语，两词几乎是同义词。至目前，玄学仍无普遍接受的定义。一般的理解，它有广义、狭义的分别。广义的玄学，泛指行而上的学说，类今天所谓的“哲学”，但又不等于现代的“哲学”概念。

这里所说的玄学，指的是它的狭义，也就是通常说的“魏晋玄学”。什么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本质是什么？对此，至今仍众说纷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三家：汤用彤、牟宗三和许抗生、李中华。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中，首次提出玄学就是以本末有无问题为中心的本体论之学，这种学说与汉代宇宙论、构成论之学说不同，它“舍物象，超时空，而研究天地万物之真迹。以万物为末，以虚无为本”；台

湾学者牟宗三先生在所著《才性与玄理》提出，魏晋玄学所宣扬的“玄理”就是先秦道家之理，认为玄学属于“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许抗生、李中华先生在其合著的《魏晋玄学史》中实际融会了上述两说，提出玄学不仅是探讨宇宙本体的学说，更重要的是借此以探讨社会人生之诸种实际问题，当然这种探讨不同于汉代。综上，我们可以说，魏晋玄学就是魏晋时期时盛行的以老庄思想为主体，同时兼采儒家、佛家等多家思想，然后融会贯通为一体的、偏于从本体论的角度、用本体论的方法论证自然、社会、人生的和谐与通同的理论体系。这也是本书所指称的“魏晋玄学”或“玄学”。

何为“玄言”？

与玄学相应，“玄言”就是指“玄理之言”、“深奥的理论之言”。这样，言儒理、言佛理、言玄理等言说所有的形而上的学说的都可称为“玄言”。与之相应，玄言文学就可泛指所有的哲理文学，如哲理诗、哲理散文等。魏晋时期，老庄复兴。“玄言”一次被用来特指有关易老庄之三玄之学的清谈、清言。《晋书·王衍传》：“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又如《晋书·简文帝纪》称晋简文帝：“清虚寡欲，尤善玄言。”又如《晋书·殷浩传》：“（殷）浩识度清远，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与叔父融俱好《老》《易》。”魏晋玄学影响甚大，以至于后人称“玄学”的，多特指老庄玄学；称“玄言”的，多指“有关魏晋玄学的话言”。如《隋书·经籍志（一）》用的就是此义：“后汉好图讖，晋世重玄言。”东晋时，玄佛合流，佛学就是玄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

说是玄学的东晋形态，故当时言佛理的话言也被称为“玄言”或“清言”。如严可均《全后魏文》卷六十：“余听斯谈，辄窥慈范，味揽玄言，乃矚大集。”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清言妙绪将绝复兴。”总之，一般地说，“玄言”特指老庄学、魏晋玄学之言；那么，“玄言文学”也就多用来专指言说老庄学、魏晋玄学的文学了。本书所说的（玄言诗的）“玄言”，不是专言儒理或佛理的“玄言”，也不是言广义的“玄学”的玄言，而是仅指言老庄和“魏晋玄学”的“玄言”。不少论者混淆了广义的玄学、玄言与狭义的玄学、玄言的区别，逻辑推演及最后结论自然也就往往不尽如人意了。

关于“玄言诗”一词：虽然“玄学”、“玄言”一类的词在古代典籍中有或使用频率亦不很低，但“玄言诗”一词却极少能被看见，包括古代的诗话、诗论等有关文学理论、诗歌理论的著作或文章。如刘宋时的檀道鸾，稍后的沈约、刘勰、钟嵘，虽都对玄言诗发表有重要言论，但他们都未曾使用过“玄言诗”一词^①。“玄言诗”作为一个指称魏晋时期流行的言玄的哲理诗的专名，大约出现于二十世纪以后。朱自清、范文澜等人是较早使用“玄言诗”一词的人^②。其后，各类文学

① 但是，东晋人温峤（288～329）倒是有一首残诗，题曰“回文虚言诗”（载唐人皮日休《松陵集·杂体诗序》）。“虚言诗”就是今所称之“玄言诗”。

② 详请参阅：朱自清《朱自清说诗·日常生活的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或其他版本。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第520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

史著作、学术论著、学术论文以及权威工具书中，遂一致沿用“玄言诗”一语来指称魏晋流行的哲理诗。当然，若直接用“魏晋玄言诗”一词，则可以有效地避免歧解。^①然为简捷起见，本书一般用“玄言诗”一词。特此说明。

关于“玄言诗人”一词。既然魏晋时期是玄言诗高度流行的时期，孙绰、许询、王羲之、支遁等人也被后人界定为著名的“玄言诗人”，那么，魏晋时期有没有专门的、纯粹的玄言诗人呢？答案是否定的。文学史的客观事实是，就单个作家来说，往往有玄言诗创作，但专门的、纯粹的玄言诗人则罕有绝无。郭璞的游仙诗之所以引起争论，此亦一原因。其他作家所作也不全是玄言诗，玄言诗常常只是在一定时期、一定的文化氛围下，单个作家写得较多一些的诗歌类型而已。于是，这个作家便可被称为“玄言诗人”。那么，为什么有的“玄言诗人”比如郭璞易于招致争议，而有的“玄言诗人”如孙绰、许询等却基本无争议呢？这是因为郭璞的诗作更复杂些，而且他的文名也更大些。实际上，几乎所有“玄言诗人”都跟郭

① 今有“现代玄言诗（派）”。有论者称，“玄言诗（指魏晋玄言诗——笔者按）的幽灵已悄然附体于‘现代诗’，新诗现代派就是二十世纪的玄言诗派。中国的现代派们实在是不必数典忘祖，远道西游去寻求衣钵和牙慧的，‘现代派’在咱们地大物博的中国确实是‘古已有之。……鉴于中国诗史上早已有一个‘玄言诗’的现成名目，不妨沿用，所谓现代派，不如称之为‘后玄言派’，倒还有利于标明其流帕特征和历史源流，避免不必要的混乱。”（毛翰《魏晋玄言诗与新诗现代派》，见《诗探索》1998年第二期）笔者认同此说，故特附带介绍其说于此。

璞一样，诗文中有言玄理的，也有杂以其他成分的、甚至有不以玄言虚语为主的；情感表现上既有淡漠的，也有比较激越奔放的。总之，实际状况都不那么单纯，只不过复杂的程度可能不及郭璞罢了。比如，处于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化时期的湛方生，就既有清虚淡漠的玄言诗，如《诸人共讲老子诗》；也有情调较“激越慷慨”的诗，如《秋夜诗》、《游园诗》等。

关于“玄言诗”的存在形式——“玄言诗体”：玄言诗的主体无疑是整齐的文人四言诗、五言诗及少量六言诗和杂言体诗。此外，玄言诗的存在形式还应包括颂、赞、铭、箴、叹、吟甚至辞赋等多种样式和体种。玄学崇尚，玄言诗人也大都好古。汉魏晋人往往把赋理解为“古诗之流亚”，同时又往往“赋颂”连称、赋颂不分。如西晋挚虞说：“颂，诗之美者也”。连类而推，则赞、铭等其他韵文也可以、且已经被用来敷陈玄理。如：孙绰有《游天台山赋》，刘伶有《酒德颂》，夏侯湛有《庄周赞》，边韶有《老子铭》，嵇康有《太史箴》，石崇有《思归叹》，潘尼有《逸民吟》，等等。鉴于此，本书讨论的对象和范围在以齐言玄言诗为主的前提下，也涵盖其他。

目前有关玄言诗研究方面可资借鉴的成果仍然不多，而且其中又有不少论著事实上是在重复言之、或者是在互相论争；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著只有陈顺智先生《东晋玄言诗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胡大雷先生《玄言诗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甚至连玄学、玄言诗这些基本概念本身至今也没有弄清楚或获得一致的认识，故人们在论及有关问题时实际上是处在一种准的无依、各自为战、间有混战的情势

下。这样，有些论述就显得浮泛。又因为各人心目中的玄言诗的面目本有出入，故争议也就越发地易于产生，而争议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也就越发地被减损了。

目前，尚有不少论者谈及玄言诗时，仍充斥着贬损之基调。东晋诗坛真的就一个陶渊明吗？玄言诗真的就只有被文学史家轻轻地一带而过的份吗？当然不。这个缺失是应当尽早予以弥补的。笔者不揣浅陋，愿以微波之力，填充兹憾。愿读者惜其余勇可嘉，谅其蚍蜉之志。当然，我对玄言诗的述说也将力求格外谨慎小心。因为几千年来基本否定已经形成习惯性的社会文化心理，尤其这里面不乏“大家”们的一锤定音，古有刘勰、钟嵘等，今也有不少经典论著，对玄言诗大体持批判、否定和忽略之逸姿。笔者既无翻案之狂意，也不满意于人云亦云。既公允而又不失腐朽，既历史而又不顽固，既时新而又不硬涩——这就是笔者所遵循的方法，也是本书的写作宗旨。

下面谈玄言诗的定义与分类问题。

玄言诗产生于魏末正始时期：“正始明道，诗杂仙心”；（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西晋末渐有兴旺之势：“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钟嵘《诗品序》）到东晋，“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殫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义玄珠”。（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玄言诗虽然雄霸东晋诗坛长达近百年，但却长期处于被忽视、被否定的尴尬境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近二十年来，玄言诗研究逐渐“解冻”、“升温”，至今人们对玄言诗的

看法可以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和突破。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对玄言诗的一些基本问题，人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如何定义玄言诗？或：什么是玄言诗？

范文澜先生说：“所谓玄言诗，就是用些老庄的话头，做成肤浅乏味的诗句。”范说较早，属描述性的话，还谈不上定义，其价值判断的理念也系因袭传统。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玄学、玄言诗方面的研究开始兴盛起来，一时间，关于玄言诗的义界问题也提上日程，很快就呈众说纷纭状。现举起要者如下。王钟陵先生说：“凡是以体悟玄理为宗旨的诗概属玄言诗”；^① 张伯伟先生说：“所谓玄言诗，是以老、庄玄学为主要内容的诗”，“严格地说，玄言诗指的是在诗中敷陈、表现玄学义理的诗”；^② 胡大雷先生说：“以玄学思想方法来体悟玄理的诗，才是典型的、完全的玄言诗”；^③ 钱钢先生说：“玄言诗，顾名思义是以诗的形式说玄言。玄言者，玄远之言，有别于形而下事物或个体情感的叙述、抒发，而常趋于阐说一些形而上的义理，或追求本体存在，或感怀神理妙用等”^④ ……这几家的说法代表了现今人们对玄言诗的基本看法。其中，王、张的定义太笼统、太“顾名思义”了，无法有效揭示玄言诗的内涵；胡、钱的说法虽触及概念的本质但语焉不详。

① 《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96页。

② 《禅与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139页。

③ 《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二期，59~68页。

④ 《东晋玄言诗审美三题》，载《上海大学学报》1997年第二期。

给玄言诗定义难，是因为它作为我国诗歌演变史上的有机一环，本身有着最大的特殊性：它是特殊时代的特殊阶层在特殊思维下形成的特殊文学，其存亡兴衰与时代人文背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刘大杰先生把玄言诗喻为由“老庄和佛道二教思想磨成粉末再加以水分的调和而成的一种结晶品”，这种结晶品“一定要在有魏晋那种时代环境的冰箱里，才可以凝固，才可以完成”。^① 定义只有鲜明地揭示出这一点，方可能得之，实际上詹福瑞、罗宗强、许总等先生也已经这样做了。詹福瑞先生说：“所谓玄言诗，主要是指受清谈风气影响而产生的以表述老庄思想为创作意图，理过其辞，平淡而缺乏诗味的作品”；^② 罗宗强先生说：“玄言诗的写作，乃是生活中谈玄、谈佛理的一种方式……玄言，就是深奥之言。玄言诗，是指那些抽象谈论义理的诗”。^③ 许总先生认为“确立了文人诗体式规范，又凝聚着特定时代哲学思潮的玄言诗，可以视为中国诗史上最初形成、确立的狭义哲理诗”，而玄言诗的形成是以“清谈‘言约旨远’的语言特征及清谈者‘麈尾扣案’的举止神态”所体现出的“一种极具艺术性质的精神风度”为“契机”，又与“自觉时代的文学艺术汇流”的结果。^④ 可惜，

① 《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页。

② 《走向世俗——南朝诗歌思潮》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③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5页。

④ 《中国古代哲理诗三阶段的特征及发展轨迹》，载《晋阳学刊》1998年第一期。

詹、罗、许三位先生都是在相关论著中涉及、本无意严格界定玄言诗，故他们的概括也没能全面地、准确地揭示出玄言诗的本质，但启发我们：对玄言诗的本质的把握只有在顾及作者及其时代、尤其是他们特殊的精神生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做到。

诸贤对玄言诗的界说，不足处主要有：

第一，不严密：如罗宗强先生把“谈佛理”的诗也归入玄言诗。显然，罗先生用的“玄言”是从广义的角度理解的，故曰“玄言，就是深奥之言”。本书倾向于把“玄言”作狭义的理解：仅指魏晋六朝玄学。这样，依笔者，玄理诗^①、佛理诗^②、儒理诗^③三者应分清，否则就会造成混乱。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既说“玄释合流，成为东晋孙、许等人玄言诗的重要特点”；又说“在现存的玄言诗中，没有多少佛学的痕迹，即使在名僧支遁的诗中，也是以抒发老庄玄理为主”，^④ 其说前后不一致。

第二，不周全：多不能涵盖游仙、山水题材的玄言诗及六

① 准确地说，玄言诗应称玄理诗；但因玄言诗之名已约定俗成，故不必改称，以免增加新的混乱。

② 如偈颂诗；唐代诗僧寒山、拾得的部分诗；等。而魏晋一些文僧如东晋支遁的很多所谓的佛理诗其实是玄言诗。道士诗、佛理诗经六朝玄言化阶段到隋唐以后才真正形成自己的特色。

③ 西晋傅咸有《孝经诗》、《论语诗》等；宋代理学家程、朱等人的理学诗；历代的讽谕、铭箴、劝诫之作的主要部分等等；都属于儒理诗。

④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4、65页。

朝道士们的玄言诗。^①

第三，是否出于感性或形象不足以标识玄言诗与非玄言诗。理由是：不符合玄言诗的实际。因之，也从来没有人完全否定玄言诗之有文采。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袁、孙以下，虽各有雕采……”；《时序》：“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满玄席。淡思浓采，时洒文囿。”目前，学术界实际上把玄言诗粗分为二：直接从理性入手的；从感性形象入手的。前者固然多枯燥说理的，但后者则不乏有情感有形象之佳构。其实，玄言诗是否“寡情薄采”的问题还有待于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综上，玄言诗是魏晋特殊人文环境下作为上层士人体验玄慕道的高雅生活之补充和组成部分的、以反映玄学思想为旨归的文人言志诗。

这样定义：（一）站在了诗歌演变史的高度，定位玄言诗于文化史、文学史的长河中。这样看，作为雅文学（玄言诗在诗体上除嵇康《秋胡行》是乐府体、另有见载于史传杂著里的个别篇、残句属杂言歌诗外，绝大多数是整齐的四言或五言的文人案头诗）的极致，玄言诗属文人言志诗的范畴，是言志诗发展到一定极端的产物。“诗言志”，《诗经》尤其是“国风”作为先民的歌唱，是原始诗性精神的产物，那里面理、事、情是浑融的；后来两者常常分离：汉人所说的“诗言志”，实际是一种经学化的文学观。因为汉承秦治，专制秩序空前突出，个体（包括贵族个体）要绝对服从于集体和皇

① 六朝玄风笼罩，故道士诗以及“神仙口授诗”等大都属于玄言诗。

权，故对“志”有种种限制，讲究以理固情、以道制欲，实际上是以理（儒理）为主；东汉末、魏、西晋时大体是崇尚“诗缘情”，文学尚个体之情的直率表露，虽然刘邵、何晏、嵇康都从不同角度反对辞哀情荡，主张情归于性、归于太和、中和，但由于过于沉重的时代不幸，加上伤感文学本身的强大再生力，导致无论是汉末古诗、建安之作还是太康作品中都包含着太多、太重甚至有点泛滥的泪水和哀伤。物极必反。至东晋，上层士人乃以祛除情累、超旷淡漠为高，讲究“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庄子·德充符》），为诗为文既排斥情感的激越奔放、情灵摇荡，也反对表达的光英朗练、宫征靡曼，作品以反映玄理、道情为终极旨归，表现上讲求超脱物象，风格上偏尚清虚恬淡，所以说是特殊的“文人言志诗”。

（二）这里的“志”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经过“道”的提纯而臻于如刘邵所说“平淡无味”的“中和”状态。（《人物志·九征》）虽然直言玄理的玄言诗多以“言志”、“咏怀”为题；更多的玄言诗如东晋《兰亭诗》也多自称是在“畅叙幽情”；（王羲之《兰亭诗序》）但感性的情在很大成分上已为理性的志所取代。这是因为在魏晋尤其两晋之交之特殊时代，士人早已看惯了饥荒瘟疫，异族蹂躏，内部篡杀等等天灾人祸，品够了人生无常的滋味，刚刚觉醒的个体意识受到现实的猛烈摧残而过早过快地向萎缩、趋于内敛，加上佛老的及时熨烫与降解，因而从汉末到东晋，文学情感由人生苦短、争功名之悲凉慷慨一而而为“万殊浑一理，安复觉彭殇”（谢安《兰亭诗》）和“心凭浮云，气齐浩然”（孙绰《赠谢安》）的心灰意懒，体现了在长期黑暗的重压下个人意识从痛